



## 胡访加 法轮功反迫害呼声高

（明慧记者英梓渥太华报道）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三日傍晚，中共党魁胡锦涛一行飞抵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在胡入住的威斯汀旅馆正门对面，法轮功学员打出横幅，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罗刘周”。

为了让胡锦涛和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清楚地看到“停止迫害”、“法轮大法好”、“法办江罗刘周”等信息，法轮功学员在胡锦涛到达前一天（二十二日）的下午四点就冒雨



胡锦涛入住的旅馆前的法轮功横幅

在旅馆正门的对面挂起了横幅，并通宵在横幅前守夜。

戴工羽说：“持续了十一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反人类罪行。去年，阿根廷法庭也对迫害元凶江泽民下达了逮捕令。各大人权组织对酷刑、各种残酷的迫害以及媒体的仇恨宣传都有记录。”

“迫害是不得人心的，”戴工羽说，“在过去的两周中，法轮功学员已经征集到四万五千个请愿签名，呼吁加拿大总理向胡锦涛明确提出停止迫害法轮功，并释放包括十二位加拿大人亲属在内的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这是加拿大的民意。”◇

■ 法轮功学员在让胡锦涛和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入住的威斯汀旅馆正门对面，向他们发出发自内心的慈悲呼唤。



## 中共利用精神病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引起关注

【明慧网】根据近期法轮功人权公布的讯息，在中国有超过二百所精神病院参与使用药物折磨和谋杀异议人士。法轮功人权近期发布了一份报告，披露了中共当局通过医院以及医务人员使用药物折磨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的一些实例。

据报导，在中国精神病院里经常发生精神折磨异议人士的案件。一些非常理性、理智、和平的人被迫接受精神病治疗，他们不仅被关进精神病病房，而且被注射有害的、损害神经的、或试验性药物，以及遭受休克治疗。

将精神病院用做治疗非精神病人的地方，从而达到迫害异议人士的目的，这已成为中国人权恶化的主要忧虑之一。

法轮功人权发言人陈师众先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说：“未能通过身体折磨破坏法轮功学员的意志，中共当局逐步扩大使

用损害神经药物，迫害他们坚持思想和良知的能力”。法轮功人权工作组官方网站说，自建立之日起，法轮功人权工作组已经向联合国、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人权组织提交超过一千个迫害案例。联合国特派专员已经在他们的报告中引用了这样的指控，并且对持续的人权侵犯表达关切。

知道了这些迫害案例之后，有很多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人们在法轮功人权网站对正在发生的暴行发表评论。有的对这些迫害的受难者表示同情，有的对中共侵犯人权的暴行表示谴责，有的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还有的呼吁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下面是摘自法轮功人权网站的部份读者评论。

英国，Paul Beevers

用任何方法折磨杀戮好思想和无辜的人都是错的，是为了维护统治，中国政府显示他们对给予人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不合理的恐惧。

以色列拉比人权组织执行主管， Rabbi Arik W. Ascherman  
国际社会需要向中国施加更多压力以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加拿大，Rob Spick

侵犯人权是所有政府和公民应该力争起诉的犯罪行为。当精神病治疗法和精神毒药被使用时，这就变成对人类的完全背叛和不讲道义。

澳大利亚，ISHRA

因为对法轮功学员的继续迫害，尤其利用酷刑和滥用精神病治疗，中国应受联合国、精神病学联合会和世界各地法律工作者的严厉谴责。

美国，Kim Phil

这些暴政、那些恶行，难道他们心中没有神吗？他们没有家人吗？难道他们不是别人的父母或兄弟姐妹、朋友吗？他们丢掉灵魂了吗？让我们为他们的罪行祈祷……



# 青岛优秀中学教师胡克玲被投入精神病院迫害

【明慧网】青岛莱西市实验中学的优秀教师胡克玲，只因坚信真善忍修炼法轮功，惨遭精神病院折磨，下面是胡克玲叙述受迫害的经历。

我叫胡克玲，今年四十六岁，原是山东省青岛莱西市实验中学的一名教师。每当在明慧网上看到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精神病院迫害的案例时，总让我想起那段生不如死的日子，我只因修炼法轮功，被野蛮投入精神病院，被注射毒针，把我从一个健康人几乎治成了精神病，而手指骨节至今仍然肿胀、变形（见下图）。

我，一名莱西市实验中学的优秀教师，任教期间，特别是从二零零零年以后，我们学校的教师大多都要找领导申请，把自己的孩子放到我所任教的班级，所以，我任教的班级，有好多教师的子女，还有好多关系户。甚至有的家长托好几人要把孩子送到我任教的班级。二零零五年的十二月，我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莱西拘留所八天的时间，好多学生家长主动找学校领导、找公安领导要求放人。有的家长多次打电话找老师、找领导要求让我回校上课。

## 被强行绑架到莱西二院精神病科

二零零二年，我为躲避无辜迫害而流落在外。九月二十三日，我和莱西市南岚镇法轮功学员孟培花去济南女子监狱看望她的女儿。她的女儿二十二岁，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非法判刑五年。在济南火车站，我俩被乘警盘问，在得知我们是法轮功学员后，我们被非法滞留。

第二天下午，莱西公安、莱西实验中学派人把我们拉回来，把我俩关在青岛路派出所，其中有实验中学办公室主任马学军，时任莱西公安局政保科长邵军。第二天，孟培花由莱西河头店派出所送回家。青岛路派出所、莱西实验中学、莱西“六一零”

（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又合伙把我送到淄博市王村劳教所，欲将我非法劳教，当时参与的人有青岛路派出所的赵欣荣（女）、“六一零”副主任丁会军、实验中学马学军和司机。由于我体检身体不合格，劳教所不收。这帮人不死心，又合伙把我送到

淄博王村洗脑班，洗脑班也拒收。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把我送到莱西二院精神病科。马学军和丁会军几乎是把我抬上四楼精神病科的。由马学军非法签的我的名字。

精神病科的主任叫左文华，女，四十多岁。由于我不配合他们的迫害，当时他们就把我绑在床上，给我打了不知是什么药物的针，结果我昏昏沉沉地睡了一整晚。当时迫害我的是主治女医生张文华，五十多岁。

## 强逼吃药、注射不明药物

从第二天开始，他们每天都给我量血压，强逼我吃药，我不吃，男护士徐瑞强就把我绑在床上，捏住鼻子往里灌，喷的我满脸、头发都是药水。

每隔几天，他们就要给我打一种不知名的针剂。我不配合，男护士王波就找来四、五个男的精神病人，野蛮地把我摁在地上，王波唆使这几个精神病人给我解腰带、脱裤子，然后他就给我打针。王波还经常用绑精神病人的长布带绑住我的胳膊，使我不能活动。我绝食抗议这样的迫害，他们就给我灌食。他们把我的手脚绑在床架上，在胸前横拉一条布带固定住身体，把胶皮管子从鼻孔插到胃里灌食。男护士赵中和女护士胡雪艳为了折磨我，把胶皮管子插进去之后，故意上下拉动好多次，令我反胃作呕，十分难受。即使灌完了，他们也不把胶皮管子抽出来，这样导致我不敢下咽唾液，一咽就恶心得要吐。当我艰难地把管子抽掉后，他们就粗暴地再插进去，还特意找更粗的管子来插。赵中恶狠狠地说：“治你有的是办法，就叫你难受。”空气中我的胃液的气味，无法动弹的无奈，身着白衣的护士们狞笑的脸，共同混合成一幕地狱般的画面，印证着迫害者的人性的灭绝与邪恶。

不知道他们究竟打的什么针剂，打了一个多月后，我感到身体非常难受，例假没有了，视线模糊，看东西上下重影，心里莫名地十分焦躁。

## 被折磨成精神病症状

在里面住了近三个月的时候，我的两个姐姐去看我。姐姐们一见到我就都哭了：以前聪明伶俐的一个人，

现在怎么木呆呆的了！这时的我就躁动的站不住，即使是站着，腿脚也不能定住，总是不停地原地踏步地走动，胳膊、手也有些抖动。姐姐以为我冷，问：“在这里是不是挺冷的？”我说：“不冷，有暖气。”姐姐一听，哭得更厉害了。见面共半个多小时，两个姐姐哭的时间比和我说话的时间还多。一个多星期以后，姐姐还是买了一件棉衣送给我。她并不完全了解，我时时颤抖并不是因为冷，而是破坏神经的药物的直接作用。

从那以后，姐姐和姐夫就不断地去“六一零”要求放我回家。后来姐姐曾哭着跟我说：“为了让你能回家，让你自由自在地别再遭罪，我和你姐夫不知跑了多少腿，说了多少好话，掉了多少眼泪！”

在亲人的持续救援下，我终于得以离开这个把健康人治成精神病的“精神病院”。可笑又无耻的是，我的亲人还不得不为我遭受的摧残担负昂贵的医药费。二零零二年腊月二十七日，姐姐和姐夫打车到二院把我接回姐姐家，这时的我已经是四肢僵硬，知觉麻木，视力模糊，看东西重影，脸部肿得像是横着的，目光呆滞，浑身不停地颤抖，四个月没有例假，心里有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难受。

二零零三年正月，我回校上班，一见到我的样子，好几个同事趴在我肩头哭了，都说，“你不知道，你的样子简直是活脱脱的一个精神病患者了……。”这一年，从冬天直到夏季来临，恢复了半年的时间，我的脚还是肿得穿不上鞋，而手指骨节至今仍然肿胀、变形（见下图）。◇



▲ 被注射毒针的后遗症：胡克玲的手指肿胀，手指节肿大、变形。



# 青岛胶州将法轮功学员关进精神病医院迫害案例

被一天强行喂药三次，药的剂量由一次一片增加到一次

九九年，当时的胶州市政法委书记刘学东、副书记徐法田等人，积极执行中共与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指令，直接指挥将法轮功学员关入精神病院，用治疗精神病人的方法迫害法轮功学员，以达到最终逼学员放弃信仰和修炼的目的。

他们从九九年九月份开始就把女大法弟子谈桂华关进了精神病医院进行迫害，最早的还有徐衍忠、匡本翠等，总共有数十人在那里被迫接受过邪党的药物折磨与摧残，时间长的有一年，半年，至少也有三个月，迫害期间还逼迫受害者家属每月交纳一千五百至一千八百元的所谓医药费和生活费。

当时胶州邪党利用精神病院迫害大法弟子的具体情况在明慧网上有较多较详细的报导，震惊了世界，震惊了联合国。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折磨问题”的前后两任监察专员，罗德里伯爵和范·波文教授，都对江氏集团对法轮功学员酷刑折磨做出了严厉的批评与谴责。其中年度报告中，还提及了胶州市心理康复医院对三名法轮功学员所实施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五日，阜安街道办事处赵家园村村民徐衍忠，因炼法轮功被非法抓捕关押在胶州市精神病医院。在连续10天里，他被捆起来接受强行喂药和注射。他遭受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强行注射导致他浑身无力，眼睛睁不开，紧张和沮丧。当年四十岁壮年男子被折磨6个多月，腰弯了，头发全白了。

二零零零年二月十四日，青岛皮鞋三厂职工匡本翠，到北京上访后也被抓起来，关进精神病院，遭受强行喂药和注射。当她拒绝时，两个男子抓住她的胳膊，掐住她的鼻子，用一根筷子撬开她的牙齿进行强制灌药。她

六片。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二日，青岛皮鞋三厂职工谈桂华，因为到北京上访，被工作单位和政法委人员将她从家中抓到精神病院。在那里，她遭受强行注射导致她头晕、恶心、心跳加速、失去知觉。她先后受到7次电击酷刑。强行注射后，她的月经停止，眼睛呆滞，腰弯着，背驼着，反应迟钝，神志不清。几天后，注射中又加入另一种药。这使得她在后来二十天里身体剧烈的颤抖。当她被释放时，她记忆丧失，说话困难，眼睛呆滞，反应迟钝，真成了痴呆模样。

以上事实已载入联合国官方文件，并登录在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的网页上。

然而，人们还不知道啊，当时被关入精神病院遭受残忍折磨迫害的至少还有魏华玉、刘福玺、李雪、安贤芹、周彩霞、高芬、刘兆宏、宋新建、吕义、王永平、肖志端（法院副庭长）、李雪、王玉梅、刘忠智、宋玉玲、金兰香、邱衍娥、纪秀玲、孙启杰、李军、孙林芳、刘燕、王维和一家四口等五十七人左右。而且，这些还是不完全的统计。

胶州市精神病院旧址坐落于胶州市青年水库西岸，



二零零零年迁至胶州市扬州路中段，与南关蔬菜批发市场隔路相望，现院名更改为“胶州市心理康复医院”。

◇

## 江静在青岛崂山精神病院遭受的迫害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镇大法弟子江静，女，四十一岁。自九九年起仅仅为了坚持自己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被青岛市城阳区政府、城阳区六一零、城阳区公安分局、城阳街道、城阳派出所、城阳正阳路派出所等中共部门长达近十年惨无人道的精神与肉体的迫害。为了逼迫江静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二零零零年九月底，城阳镇的原政法委书记王健与辛诺明合谋，伙同城阳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张忠凯为首的一行六七人强行送往青岛市崂山区精神病院进一步摧残。

江静被强行与精神病患者关押在一起，院长、丁主任、李医生（女，迫害江静由她主管）、护士长、医院的男打手七八个人围住了江静。他们用约束带把江静的手、脚、身子固定

捆绑在铁床上，强行给她注射了一支毒针。药物几分钟后在江静的体内开始发作，江静突感身体不适，内心一片恐慌不安，心跳开始加速，视线开始模糊，继而口干舌燥，眼前一片漆黑。江静几乎窒息而死。（据医学人士透露，此药属国家禁品，只有医生实习时给兔子做实验打过，药量大时，兔子当场死去）在以后的几天时间里，江静不能吃饭喝水，根本无法行走，身体极度虚弱。精神恍恍惚惚。

随后，他们还强制江静每天三次服不明药物，从开始的一片药慢慢增加到十多片药。几天后，他们不顾江静身体的虚弱，在她痛苦不堪的情况下护士第二次给江静注射了毒针。

几天后，丧心病狂的男打手强行将江静摁倒在地，手、脚并用揪住她的头发，膝盖和腿紧紧的顶压住她的

身子，江静的身体已被他们挤压在墙边不能动弹，他们第三次给她注射了毒针。这种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持续了一个月。江静终于抓住一次机会从魔窟里逃了出来。

至今，江静有家不能回，被迫流离失所，风餐露宿的煎熬了十个春秋。◇



江静被强行绑在精神医院的床上被注射了一支毒针（演示图，重组当时遭迫害情景。）

# 感谢法轮大法的救命之恩

我是青岛胶南人，在一个个体的工厂里打工，半个月前，我们这里最冷的时候，零下十五多度。因为天太冷，我就用宿舍里烧水做饭的蜂窝煤炉取暖，谁知道却煤烟中毒了。等被人发现的时候，我已经严重休克成了死人，厂里的人赶紧把我送到医院抢救。就我当时的情况，医生说，不一定有希望，尽力抢救吧。然后把我送进了高压仓。

我小姪子知道我的情况后，就赶到医院来看望我。我小姪子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炼功后一身的病好了不说，人也变得非常的温柔和善。可小舅却因为小姪子炼法轮功经常骂她还动手打她，小姪子不但不生气，还是尽心的照顾小舅。小姪子经常对我讲，大法弟子修的就是“真善忍”，



要慈悲的善待他人，现在法轮功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对待，大法弟子们用大善大忍的胸怀向世人讲清着真相，慈悲的救度着被欺世谎言毒害的世人。小姪子也常让我把一些真相资料带回家，给我们村的大法弟子，让他们

也去救度我们那一方的乡亲们。我相信小姪子说的话，相信法轮大法好，也选择了三退（退党、团、队），退出了我早年入的团、队组织。

在高压仓，我被抢救了二个小时多就脱离了危险；出仓门后，我就听到小舅拍着我的脸叫我的名字。在病房里，小姪子也高兴的说，知道我一定不会死，说我是个明白大法真相的人，大法的师父一定会救我。还说，几天前她们小区有个人，也是我这种情况，没抢救过来死了。

听着小姪子说的话，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知道我这条命是大法师父给的，我是四十多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我的命保住了，我们的家就保住了。我真的从心底里感谢法轮大法的救命之恩。◇

## 中共不等于政府

【明慧网】解体中共已经成了历史的必然。中共在恐惧与无可奈何之中，又制造出谎言，造谣说法轮功学员传《九评共产党》，劝人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是“搞政治，目的是要推翻国家政权”。一些人有意无意地认同了中共谎言，即使一些对中共无好感的人，也受其谎言迷惑。

中共的洗脑宣传长期以来混淆“党国”、“党政”概念，使得一些中国人“党国”不分、“党政”不分。“中共”当然不等于“中国”，“党”和“政”也不是一回事。例如在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是民主党，前任总统布什是共和党，政党通过民主选举轮流执政就充份说明“（政）党”和“政（府）”不是一回事。其实，中共自己也曾经讲要“党政分开”，就是说中共也承认“党”和“政（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

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的迫害，传《九评共产党》，劝人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都只是针对“党”的，和“国”沾不上边，即使是中共控制着政府，也不是要推翻国家政权。例如，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如果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那么还是在政府



部门工作，政府还是好好的，政府还是正常运作。即劝“三退”解体中共，使得中共从人间蒸发了，中国政府不还在那儿好好运转吗？

大家知道，是中共操纵和利用了中国政府与国家政权迫害法轮功，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其实只要头脑清楚，概念明确，就容易看出劝“三退”、解体中共也根本不是要推翻中国国家政权，和反对政府根本是两码事。

法轮功教人向善，在世界上百一十四个国家弘传，没有威胁到哪一个国家，为什么只有中共说有威胁呢？是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有问题吗？其实是中共有问题。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地解体中共从而停止迫害，走出中国历史“以牙还牙”的恶性循环，这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负责，不更体现出修炼人的大善大忍和“真善忍”的珍贵吗？◇

文/龙延

前几天，遇到一件事，明显的感觉到世人都在觉醒，在了解真相。

回家打的士，我想不能错过有缘人，就跟的士司机讲真相，谁知刚一开口，他就说他知道，他说：我早就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了，这个中共坏事做绝，天要不灭它就没有天理公道了，谁坐我的车我就跟谁说，救人积功德好事咱得做。我对司机说：你能明辨是非，讲真相救人，功德无量啊。

又一次打车，我给司机讲真相做三退，下车时我给他印有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等字内容的真相币，明白真相的司机看到我手里还有两张，诚恳的说：大姨您把那两张也换给我吧，我就愿意要带字的钱，花这样的钱生意好，我还不舍得全花出去，总留两张带在身上。

善良的青岛民众，您知道吗！自从奇书《九评共产党》于2004年11月出版以后，已在中国促成一项史无前例的强大的退出中共的大潮，到2010年7月1日已有7600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包括中共党政军高层内的党员。天灭中共在眼前，三退保平安，您退了吗？文/青岛大法弟子

世人在觉醒